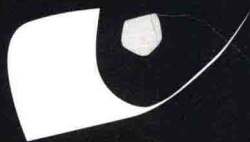


2011年获得 美国国家图书奖

2012年获得 亚历克斯奖

Salvage the Bones

Jesmyn Ward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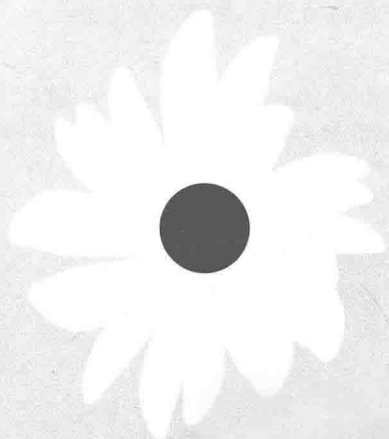
拾骨

文艺出版社

[美] 杰丝米妮·瓦德 著 付垚 译

Salvage the Bones

Jesmyn Ward



拾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[美] 杰丝米妮·瓦德 著 付珏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拾骨/(美)瓦德著;付垚译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5321-5346-6

I. ①拾… II. ①瓦… ②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01491 号

Salvage the Bones

© 2011 by Jesmyn Ward

Arranged with The Jennifer Lyons Literary Agency, LLC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4 by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4-310

责任编辑:夏 宁
特约策划:邱小群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拾骨

[美]杰丝米妮·瓦德 著

付垚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11,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46-6/I·4244 定价:38.00 元

献给我的兄弟，
乔舒亚·亚当·德多，
他在前方领路，我在后面跟随。

你们如今要知道，
我，唯有我是神。
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
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；
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
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

——《申命记》32:39

我年龄虽小，却知道很多事情，
我的身体是能望穿万物的眼睛
通过它，不幸的是，我将世事看尽。

——格洛丽亚·弗艾尔德斯，《现在》

我们躺下仰望星空，
谈论长大后要做的事，
我问：“你打算做什么？”她答：“活着。”

——流浪者合唱团，《阿沙迷你》“讲故事的艺术（第一部分）”

第一天：

炽光灯下的新生命

琪娜最近烦躁不堪。如果我不明就里，还以为它是在啃自己的爪子，以为它疯了。其实它的确有点发疯，只允许斯奇^①碰它。琪娜是一条比特犬，在它还是个脑袋圆圆的小狗崽时，就常把家里所有的鞋子偷偷叼出来，包括妈妈给我们买的那几双黑色网球鞋。买这种鞋是因为黑色不显脏，鞋帮很硬实，能穿很久。唯有妈妈的几双沾满红泥土的薄底儿粉色凉鞋，摆在球鞋堆里显得不一样。琪娜把鞋子藏在厕所后面、家具底下，堆成几堆，躺在上面睡觉。琪娜长大一些，可以到处乱跑了，就把鞋子都叼出来，丢到房子下面的浅沟^②里。后来我们把鞋子收走，它像棵树一样僵僵地站在一旁。以前是索取，现在则是付出；从我们这儿偷走一些，再赐予我们一些。它就快生狗崽了。

琪娜现在的状况和妈妈生最小的孩子朱尼尔时可不一样。我们这群孩子都是妈妈在家里生下的。她父亲在林间空场地上清出块地

① 斯奇塔的呢称。

② 美国南部房屋的一种结构，房底四角搭起一米左右高的空心砖作为支柱，下面的空间挖出排水沟，用于防范水灾。后文讲到朱尼尔喜欢在房屋下面玩耍，即指这块空间。

方建起来这栋房子，我们把这块地叫做大洼地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，当时才八岁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虽说爸爸告诉我们，妈妈叫我们不要帮忙。爸爸说，兰德尔、斯奇塔和我出生时都很顺利，妈妈就躺在床上，在炽光灯微弱的光亮之中产下了每一个孩子，所以准备生朱尼尔时，她以为一样可以顺产。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那时，妈妈蜷成一团蹲在床上，整个过程不停地痛苦尖叫。刚出生的朱尼尔像一朵绣球花，浑身青一块紫一块：他是妈妈开出的最后一朵花蕾。爸爸将朱尼尔抱到妈妈跟前，妈妈用指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，仿佛生怕抹掉他的花粉，破坏他的绽放。妈妈坚持不去医院，还是爸爸硬把她拽下床，拖进卡车里，从房间到车上滴了一路的血。后来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。

此时此刻，琪娜正在奋力一战，仿佛它正是为战斗而生：和我们的鞋子斗，和其他比特犬斗，现在和即将出生的狗崽斗，小狗崽一生下来肯定湿漉漉的，眼睛都没睁开。琪娜浑身是汗，男孩们聚精会神地盯着它看，我在狗舍的窗边，发现爸爸也站在外面，脸上光灿灿的，像鱼鳞在水下反射阳光。气氛安静极了，空气闷闷的。感觉天要下雨，但又没下。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，大洼地的几盏炽光灯都烤得发烫。

“别堵在门口。你站在那会让它紧张的。”说话的正是斯奇塔，他和爸爸长得一模一样：皮肤黝黑，又矮又瘦，但有一身结实的肌肉。他是家里的老二，十六岁，不过他可是琪娜的第一个主人。琪娜的眼里只有斯奇塔。

“它可没心思琢磨我们。”兰德尔说。兰德尔是家里的长子，十七岁，比爸爸高，但肤色一样黑。他肩膀窄窄的，眼睛细长，好像要从脑袋上跳出去似的。学校里人们以为他呆头呆脑，没想到他一上篮球场，就敏捷得像只兔子，能做出各种快速而优雅的高难度动作。爸爸每次打猎，我都悄悄帮兔子加油鼓劲。

“它需要呼吸新鲜空气。”斯奇塔用手抚摸着琪娜的背毛，然后俯下身去，听她肚子的动静。“得让它放松下来。”

“还得怎么着才能让它更放松啊。”兰德尔站在敞开的门边上，把斯奇塔钉在门框上的床单撩起来。上个礼拜，斯奇塔一直睡在狗舍里，就盼着琪娜生崽。每天晚上，我等他关了灯，睡着以后，从后门溜进狗舍，站在我现在所站的位置，看一眼他睡得怎样。我发现，他每次都从后面搂着琪娜睡，身体贴着它的后背，蜷在琪娜身边，就像指甲紧裹着指尖的肉。

“我也想看看。”朱尼尔抱着兰德尔的大腿，向前探了探身，想看却又不敢凑得太近。琪娜平时根本不理睬我们，朱尼尔也不大喜欢琪娜。但他才七岁，好奇心很强。三个月前，杰曼把他的公狗带到大洼地来和琪娜交配，朱尼尔就蹲在临时狗舍边的废油桶上看热闹，那个狗舍是用废弃卡车车斗做的，把车斗插进地里，外面用铁丝网缠了一圈。两只狗开始交配时，他马上抱起胳膊挡住脸，但我怎么喊他回屋他也不肯。他像平时看电视或准备睡觉时一样，嘴里咂吧着胳膊上的肉，手指捏着耳垂玩。我问过他为什么喜欢摩擦耳朵，他只是说，声音听起来像流水。

斯奇塔没工夫去管朱尼尔，他的注意力全在琪娜身上，就像丈夫对妻子的关注一样，他感觉琪娜只属于他，而事实的确如此。兰德尔一声不吭，但用手挡住门，不让朱尼尔进来。

“不行，朱尼尔。”我伸出一条腿，把门挡得更严，不让朱尼尔靠近狗，我们站的地方——琪娜的身后，有一摊黄色的黏液。

“让他进去看看吧，”爸爸说，“他也不小了，该懂点事了。”他的声音从黑暗处传来，在狗舍中回响。他一手拿着锤子，另一只手攥了一把钉子。琪娜很讨厌他。我放下横在门框上的腿，可是兰德尔和朱尼尔都没动。爸爸突然转身走掉了，像一颗彗星划过，消失在黑夜之中。随后听到的是锤头敲打金属的声音。

“他让琪娜更放松不下来了。”斯奇塔说道。

“你可能得给它助产。”我说。有时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害死了妈妈。我依稀记得她双手抱紧膝盖，竭力想要生下朱尼尔，可是朱尼尔卡在她身体里，抓住手边能抓的东西，硬是不肯出来，最后出生的时候把那样东西一起拽了出来。

“它不需要人助产。”

琪娜真的不需要。它身体微微颤抖着，低吼了两声，嘴巴合成一条黑线，双眼血红，下身流出的黏液变成粉红色。它全身绷紧，像是有成千上万的玻璃珠在它皮肤之下滚动，仿佛快要将五脏六腑翻腾出来。我看到它的下身张开了口子，一个紫红色的小圆球出来了。琪娜终于要绽放自己的花朵了。

要是爸爸的酒友问他今晚准备干啥，他准回答说要修房子。因为飓风就快来了。现在是夏天，一到夏天总有飓风从这儿经过。每次飓风都会刮过平坦的墨西哥湾，到达二十六英里长的密西西比人工海滩，袭击几幢避暑用的老房子，再袭击几家由奴隶船改造的旅馆，在到达支流前，穿过松林，风速减慢，下几场雨，最后到达北部，彻底消失。很多飓风都不再正面袭击我们这里了；它们多半从这儿稍微掠过，便拐向右边的佛罗里达，或左转到得克萨斯。多少年了，没有一场飓风是正对着我们来的，时间太长，以至于我们已经忘了应该储多少罐饮用水，准备多少沙丁鱼和肉酱罐头，存多少桶水了。但今天早上，我从爸爸的卡车广播里听到他们在谈论飓风。天气预报说，位于墨西哥湾上空的第十号热带低气压已经消散，但波多黎各附近新的热带低气压正在形成。

所以，早上爸爸叫我们起床时，直接在外面用拳头砸我和朱尼尔房间的墙。

“起床！我们有活要干了。”

朱尼尔翻了个身，贴着墙继续睡。我坐起身，好让爸爸相信我已经起来了，然后又躺了回去，渐渐睡着了。两个小时以后我再醒来，爸爸的收音机还在响。朱尼尔已经出门，他的毯子掉落在地上。

“朱尼尔，把剩下那堆罐子全拿来。”

“爸爸，房子下面没有啦。”

我透过窗户看见爸爸突然将手里的啤酒罐砸到墙上。朱尼尔扯

了扯他的短裤。爸爸又要抬手，朱尼尔连忙俯身钻到房子下面去。他在那里面待着，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感到害怕。朱尼尔以前老在支撑房子的四根空心砖柱子之间玩耍，一待就是一个下午，每次都等到斯奇塔扬言要放琪娜进去，他才肯出来。有一次我问他去那里面干什么，他只是说去玩耍。于是我想象，他也和小狗一样，挖出一个睡觉用的坑，然后仰面躺在红沙土上，听房子里的人走来走去、脚踏地板的声音。

朱尼尔投保龄球很厉害，总听见房子下面瓶瓶罐罐像台球一样滚来滚去。瓶子撞到生锈的黑白花澡盆就会停下，那澡盆是爸爸收废铁时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去年他把这个澡盆送给朱尼尔当生日礼物，让他在里面玩水。

“投球啊！”兰德尔喊了一声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脑袋上方就是自制的篮筐，这篮筐是他从镇上公园里偷来的，绑在一棵枯死的松树主干上。

“这么多年都没灾没难的，我看咱们这儿不会再遭灾了。我小的时候，那可是常有的事。”说话的是曼尼。我躲在卧室窗户边上，不想让他看见我。曼尼将篮球在两手之间抛来抛去。我仿佛看到他敲开我肋骨之间的心门，我的心随即飞了出去。

“别说得好像你有多老似的——不就大我两岁嘛。你以为我不记得以前什么样啊。”兰德尔边说边接住一个篮板球，又把球传回给曼尼。

“今年夏天要是有什么风啊雨的，顶多刮走两根树枝。新闻一

天到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”曼尼有一头黑黑的卷发，眼睛也是黑色，牙齿很白，肤色则是新剖开的松木心的颜色。“荒木镇一有人被抓进去了，对那事情前后的报道一准儿是错的。”

“你说的那是新闻记者。天气预报员可都是科学家。”兰德尔驳道。

“得了吧，他们狗屁不是。”从我的角度看，曼尼的脸显得通红，但我知道那是因为他脸上出过皮疹，所以看上去一片通红，还留下了疤痕。

“哦，今年肯定是要来一场了。”爸爸在卡车车身上抹了抹手。

曼尼转了转眼珠，朝爸爸竖了个大拇指。他又把手中的篮球投出去，兰德尔接住球，握在手上。

“现在连热带低气压都还没出现呢，”兰德尔对爸爸说，“而且那些罐子都让朱尼尔当保龄球玩了。”

兰德尔说得没错。爸爸通常会存上几缸水。爸爸唯一会做的事物就是罐头，所以我们从来不缺维也纳香肠和肉酱。我们几乎每天都吃托普牌方便面：要么带点汤水，里面加几段香肠，然后沥干汤汁变成辣味面条；要么干吃，味道有点像饼干。上次赶上暴风雨时，妈妈还在世；暴风雨一过，因为停电时间太长，她就把冰箱里所有的猪肉都烤熟，以免变质。斯奇塔吃了很多烤香肠，吃到反胃。我和兰德尔为了最后一节香肠争来争去，妈妈最终把我俩拉开，当时爸爸看到那场面，嘲笑道：她还真知道给自己挣命啊。跟你说什么来着，这小东西以后肯定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——一副

瘦小枯干、不成器的样儿。

“今年不同往常。”爸爸靠在一边说。他这会儿显出难得的清醒。“新闻说得没错，这一回的风暴，一个礼拜就变一个样儿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的情形。”曼尼伸手投了个篮，兰德尔跑去捡球。

“我这关节都疼起来了。”爸爸又说，“我感觉风暴快要来了。”

我把头发拢到脑后，束成马尾。头发是我的独特之处，是我身上一样稀奇的东西，像白色杜宾犬般罕见：我有一头漂亮的螺丝卷，乌黑发亮，刚洗完的时候很柔软，吹干以后像一大把磨损的绳子。妈妈以前让我披散着头发到处跑，说我的头发是返祖的表现，既然长成这样，不妨享受其中呢。但我拿起镜子，看到的却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子：鼻子扁扁的，肤色很黑，身材和妈妈一样又瘦又小，可又没有她那样的优雅曲线，以至于我看上去像个长方体。我换了件衬衫，继续听他们在外面说话。房子的墙壁非常薄，不隔音，墙缝处已经有墙皮剥落，我真担心还没跨出门就被曼尼看见。我们高中英语老师德多小姐留了暑假阅读作业。九年级结束时，我们读的是《在我弥留之际》。当时我得了优，因为答对了个最难的问题：为什么小男孩说他母亲是条鱼？今年暑假，上完十年级，我们要读的是依迪丝·汉密尔顿的《神话学》。昨天我读完的一章叫做“关于恋人的八个小故事”，里面讲到了伊阿宋^①和金羊毛的故事。我不知道美狄亚第一次走出来见到伊阿宋时是否有这种感觉，

① 希腊神话中的忒萨利亚王子，夺取金羊毛的主要英雄。

像有一阵强风迎面吹过，让她忍不住战栗发抖。小虫们在红土地后院急促地鸣叫，再加上篮球弹来弹去的声音，还有爸爸卡车广播里传出的蓝调音乐，都催促着我快点出门。

琪娜把脸藏在两只爪子之间，尾巴竖在空中，用尽最后的力量生下第一个狗崽。她看上去像要猛地来个倒立，我觉得好笑，但没笑出来。它身体下面渗出了鲜血。斯奇塔赶忙靠近，想给它帮忙，可琪娜却突然抬起头，眼睛圆睁，嘴巴也大咧开来。

“小心点！”兰德尔叫道。斯奇塔让琪娜受惊了。他双手扶住它，帮它站起来。有一次我和妈妈去爸爸的卫理公会^①教堂（实际上我们从小信天主教），琪娜就是这样的表现，仿佛圣灵附身，神圣之音没有选择斯奇塔，而是选择了它的身体。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感觉有一只大手在用力拧它的身体。

“我看到了！”朱尼尔尖叫了一声。

第一只狗崽个头真不小。它从母亲的下体先露出头，顺着窄窄的粉色宫颈滑了出来。斯奇塔赶紧接住狗崽，将它放在提前准备好的一条有点破了的薄毛巾上，给它擦身子。

“橘黄色，跟狗爸一个颜色。”斯奇塔说，“这小家伙以后肯定是个厉害角儿。”

狗崽的毛色接近橙色，实际上更像是种庄稼前翻地翻出来的

① 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美以美会、卫理会和美普会合并而成的基督教教会。

红土颜色。这是正宗的密西西比红。和琪娜交配的公狗就是这种毛色：那条狗是矮身板，像个肌肉发达的红脸汉。它皮糙肉厚，因为经常参加斗狗而满身伤疤。它和琪娜交配时，它们的爪子上、琪娜的身上沾满了血迹，而且整个过程中毫无爱的讯息，反倒更像一场打斗。琪娜的皮肤好似起风的水面，泛起一道道波纹。第二只狗崽也有一半身子出来了，不过是倒着出来的，两条后腿挂在外面。

“斯奇。”朱尼尔大叫着，紧紧抱住兰德尔的大腿，鼻子也贴在他腿上，只睁开一只眼睛看琪娜。朱尼尔肤色黝黑，看上去小得可怜，屋子里灯光昏暗，我一时辨不清他衣服的颜色。

斯奇塔抓住狗崽的后腿，一只手握住小狗的身子，然后用力往外拉。小狗终于出来了。全身粉嘟嘟的。等斯奇塔把它放在毛巾上擦干之后，才看清楚它的毛色是白色，点缀着些西瓜子一样的黑色斑点。它的舌头从张开一条小缝的嘴巴里伸出来，像一只平面漫画里的狗。它已经断了气。斯奇塔抖了一下毛巾，小狗滚了下去，身子僵直，如保龄球一般，沿着毛巾一直滚到红色小狗的身边，第一只小狗的四肢像眨眼一样微微抖动。

“妈的，琪娜。”斯奇塔叹了口气。又一只小狗要出来了，这首先是脑袋慢慢滑出来；真是一名孤单而犹豫不决的滑行小将。我们每次在河边游泳，兰德尔的好哥们儿大亨利下水时也总是这样：笨重的身体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一头扎下去，水会被他重重的肌肉和脂肪伤到。大亨利一跳水，其他男孩就在旁边比划着笑他。曼尼是其中笑得最响的一个；他的牙齿洁白闪亮，脸膛通红发光。小狗落在